

一步之差

1994 年 6 月 21 日—24 日

斯科讷

第十七章

沃兰德想接着上次的话题跟芒努松聊聊。两个多小时之后，他从芒努松的住处走出来，只想赶快回家洗个澡。上一次来芒努松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十分注意到屋里这么脏乱，这次来就看得一清二楚。房门虚掩着，芒努松倒在沙发上，厨房里的咖啡壶滚沸着，直往外溢咖啡。见到沃兰德进来，芒努松马上叫他滚蛋，大声冲他嚷道：“你来这儿干吗，滚出去，别管我。”

沃兰德没走。炉子上煮着咖啡，说明芒努松曾想到白天会有人来找他聊天。沃兰德找了半天也没找出一只干净杯子。洗碗池里扔着几个盘子，上面的饭垢油渍由于日子久远好像都长了毛。最后他找着了两只杯子，同时把它们洗了洗拿到客厅里来。

芒努松只穿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胡子拉碴，手里攥着一瓶果酒；酒瓶和他抓着酒瓶的手腕放在一起看上去倒有点像个十字架。沃兰德看着他那副酗酒无度的样子，感到很不舒服。最让他感到恶心的是他看到芒努松的嘴里缺了几颗牙。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家伙根本不听

他说的话，让沃兰德十分气恼。他猛地从他手里抓过酒瓶，要他回答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力敢这样做。不过芒努松还是照办了，甚至还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沃兰德这次来是想更多了解韦特斯泰特在担任司法大臣时的情况以及有关他的传闻和丑闻。但是芒努松似乎把这一切全忘了。他甚至连上次沃兰德来时讲过什么话也都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沃兰德把酒瓶递还给他，芒努松灌了几口酒，才恍恍惚惚地想起点东西来。

沃兰德带着一条线索离开了芒努松的住处。芒努松刚才突然有一小阵清醒了，回忆起了在当时的斯德哥尔摩警方的“清除社会腐败堕落”大队里，有一名警员对韦特斯泰特的劣迹特别留心监视。传言说他还制作了一份关于韦特斯泰特行迹的档案材料。芒努松记得这个警员名叫许戈·桑丁。据芒努松所知，档案内容始终没有被泄露到外界去。他听说桑丁退休后去了南方，现在跟儿子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在海斯勒霍尔姆开了一间陶艺作坊。

芒努松咧着缺了几颗牙的嘴巴，笑嘻嘻地说：“他能活到今天还没死的话……”好像他巴望着许戈·桑丁会死在他前头似的。

沃兰德驾车返回警察局，下决心一定要找到桑丁。在接待处他碰上了斯韦德贝里。斯韦德贝里被晒伤的头和脸都还没痊愈。

斯韦德贝里说：“《顶峰》杂志有一个记者曾经采访过韦特斯泰特。”

沃兰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份杂志。

斯韦德贝里对他说：“这杂志是给退休的人看的。去采访的记者名叫安娜·利萨·布罗姆格恩，随行的还有一名摄影师。韦特斯泰特死了，他们的文章也不准备发了。”

沃兰德说：“你去找她谈谈。顺便再要些他们拍的照片。”

沃兰德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拨通总机，叫接线员找尼贝里。过了十五分钟，尼贝里回了电话。

沃兰德问：“你记得韦特斯泰特家里的那架照相机

吗？”

尼贝里没好气地回答说：“我当然记得。”

“胶卷冲出来没有？其中有七张是照过了的。”

尼贝里有点惊讶地问：“你没拿到冲洗出来的相片？”

“没有。”

“上星期六就发给你了。”

“我一直没收到哇。”

“真的？”

“可能错放到别的什么地方了吧。”

尼贝里说：“我得查查这件事，过后给你回话。”

沃兰德想，这下有人可要领教领教尼贝里的火气了。他庆幸这个人不是自己。

他找到了海斯勒霍尔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然后就拨它的电话。几经辗转，终于接通了桑丁的电话。沃兰德在电话上询问桑丁的情况，得知他今年八十五岁，头脑却非常清楚。

接听沃兰德电话的人自报姓名叫莫尔克，他说：“桑

丁时不时来警察局看看， 每年都要来几次。”

沃兰德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并向对方道了谢；然后他打电话给马尔默警察局， 要那名为韦特斯泰特做尸检的医生接听。

沃兰德说：“尸检报告中对死亡时间只字未提；可是这个时间很重要啊。”

医生要他稍等一下， 他把文件取来。过了一会儿， 他回来了， 在电话中向沃兰德表示歉意说：“在尸检报告中把时间漏掉了；那是因为我的口述记录机有时候老捣蛋。韦特斯泰特从死亡到尸体被发现， 前后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我们也在等实验室的化验结果。一旦有了结果， 我们可以把时间搞得更准确些。”

沃兰德向他道谢， 并说：“那我等着结果吧。”

他走进房间， 看见斯韦德贝里正坐在电脑前忙着

。

“你和那个记者谈过了？”

“我在打一份报告。”

“你知道他们去采访的时间吗？”

斯韦德贝里查阅了笔记，然后说：“他们上午 10 点钟到韦特斯泰特的家，一直待到下午 1 点。”

“在下午 1 点之后还有谁见到他？”

斯韦德贝里想了想：“据我所知，没有。”

沃兰德说：“这就是说，现在我们能知道的恐怕就是这么多了。”他说完便离开了房间，准备去给许戈·桑丁打电话。正好这时马丁松走了来，他问沃兰德：“你有时间吗？”

沃兰德回答说：“有，什么事？”

马丁松晃了晃手里的一封信说：“这信是今天收到的。写信的人说，在 6 月 20 日，星期一，有一个女孩子要搭他的顺路车；结果他把她从赫尔辛堡一直送到托姆里勒。他看到了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那个自焚女孩子的报道。他认为那个少女可能就是搭他顺路车的女孩子。”

马丁松把信封递给沃兰德，沃兰德取出信来读了一遍。读完他说：“信末没有写信人的签名。”

“不过在信纸上端印的信头倒是很有琢磨头。”

沃兰德点点头说：“信纸上端印的信头是‘斯梅德斯

托普教堂’。这种信笺是这种教堂专用的。这个教堂属于真正的国教派教会。”

马丁松说：“这封信为什么用这种信笺?我们该把这一点弄清楚才好。”

沃兰德说：“的确应该把这一点查清楚。你要盯着国际刑警那头。你就只管忙你手头上的那些事情好了，这封信就由我来处理吧。”

马丁松说：“我怕你抽不出时间来处理这件事。”

“我强挤时间呗。”

等马丁松走后，沃兰德才回味过来：刚才马丁松话里话外实际上对他始终在牵挂着那个自焚女孩子的案件是有所非议的。他想，也许马丁松的这个非议是对的，因为韦特斯泰特和卡尔曼这两个案子不就已经把他们弄得捉襟见肘了吗?但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马丁松的非议不对；因为只要是案件，哪有不抽出时间去调查的道理？

于是，沃兰德离开警察局，驾车出了市区，赶往托姆里勒和斯梅斯托普。他这样驾车出去给人的印象似乎

是：他是要向别人证明他的观点——“只要是案件，哪有不抽出时间去调查的道理？”——是正确的。开着车跑在路上的这段时间，恰好给了他更进一步思考这三起案件的机会，车窗外的夏季景色也似乎就是专门为他思维的展开提供了一个超现实的氛围。

两名男子被利斧劈死，又被削去头皮，一个姑娘走到油菜地里放火自焚。

周围的一切是一片典型的仲夏景色。斯科讷还有比眼下这个季节更美的时候吗？这一带是一片乡村，而这一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天堂。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天堂都是很隐蔽的。你若要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天堂，那么你就得睁大眼睛去找。不过，说不定你在路上还会碰见几辆灵柩车哩。

教区本堂牧师的办公楼的地点在斯梅德斯托普。沃兰德驶过伦纳普街便向左拐。他知道这个教堂的办公楼时而开门，时而不开门。不过，这会儿有几辆轿车停在那幢粉白色的牧师办公楼的外面。有一个男子正在修剪草坪。沃兰德推了推办公楼的大门，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按了按门铃，一抬眼看到门上的铜牌上写着“办公室礼拜三办公”。他等了一会儿，又按了按门铃，还敲敲门。他听到修草坪的人嘴里不知在哼些什么。沃兰德正要离开，忽然头顶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女人伸出头来，高声说：“这儿礼拜三、礼拜五才开门哩。”

沃兰德说：“我知道。不过我找贵教堂是有急事，我是于斯塔德警察局的。”

那女人离开了窗户，接着就去开门。门开之后站在沃兰德面前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一身青衣，浓妆艳抹，脚下穿着一双高跟鞋。让沃兰德惊讶的是那身青衣上居然衬着牧师的白色小圆领。沃兰德作了自我介绍。对方说：“我叫贡耐尔·尼尔松，是这儿的本堂牧师。”

沃兰德跟着她向里走，心想：这哪是进教堂啊，简直是进了夜总会。现在的牧师怎么和我想像的不一样啊？

女牧师推开她办公室的门，让沃兰德坐下。沃兰德觉得她长得很是迷人，但他说不清是不是因为她是个女

牧师才使她显得这般迷人。

他看见桌上有一封信，认出在那信纸上端印着的就是这个教堂的信头。他对她说：“警方收到了一封在信纸上印有你们教堂的信头的信件，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他讲述了自焚女孩子的事。女牧师神色黯然。沃兰德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病了好几天，没看报纸。沃兰德把那封信递给她，并问道：“您知道这信是谁写的吗？除了你们教堂的人以外，还有什么人会用印有你们教堂信头的信笺来写信呢？”

女牧师摇摇头说：“我们这教堂里都是女的。”

沃兰德说：“不过，写信的这个人是不是男是女还不清楚呢。”

女牧师回答说：“我认不出这个写信人的笔迹。”

“这儿的人有住在赫尔辛堡的吗？或者有经常开车到那儿去的吗？”

对方又摇摇头。沃兰德看得出来女牧师是真心想帮助警方，于是他又问了一句：“这个教堂一共有几个

人？”

“一共四个。另外还有安德松，但他是负责料理花园的。还有一个全职的看门人，叫斯图尔·罗素；但是他一般都是在教堂外面待着。这两个男人有可能从教堂里拿走印有我们教堂信头的信笺。再说，来牧师办公室办事的人也有可能拿走这种信笺。”

“这笔迹您不认得吗？”

“不认得。”

“这个写信人在开车的中途捎上一个搭顺路车的女人，这又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为什么他给我们警方写信却不肯署名呢？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曾经去过赫尔辛堡吗？真是让人费解！”

女牧师说：“我可以替您去问一问，我们这儿的人有谁在这封信发出的这一天去过赫尔辛堡？然后再拿我们这儿这几个人的笔迹和这封信的笔迹对一对。”

沃兰德站起身同时说：“多谢您的帮忙。有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于斯塔德警察局找我。”

他写下了个电话号码交给女牧师，她把他送出门外

。

他说：“我以前没有见过女牧师。”

女牧师说：“很多人觉得女人当牧师不可思议。”

“现在我们于斯塔德警察局是由一位女警官来领导；她算是我们建局以来的第一个女领导。社会在变啊。”

女牧师笑着说：“但愿是往好处变。”

沃兰德看着她，觉得她长得很美，又瞅了瞅她手指上的戒指，不禁想入非非起来。她长得真是太迷人了。

那个除草的男子此刻坐在一张长凳上抽烟，沃兰德不知为什么也在长凳上坐下，与他搭讪起来。这人六十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衬衣，下边是一条脏乎乎的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很旧的网球鞋。沃兰德注意到，他嘴上抽的是凯斯特菲尔兹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沃兰德小的时候见他的父亲抽过这个牌子的香烟。

那男人若有所思地说：“从没见过她肯在不办公的日子打开她办公楼的大门。今天算是破天荒头一回。”

沃兰德说：“这位女牧师的长相挺不错的。”

男人说：“心肠也不错。她布道讲得也好。反正我没见过这么好的牧师。不过大家还是愿意让男的来当牧师。”

沃兰德随口说道：“是吗？”

“女人当牧师，好些人不能接受。斯科讷人比较保守，多数人都不能接受这一点。”

两个人好像都没了话茬儿，谈话也就此打住。沃兰德听着小鸟的鸣叫，鼻子里闻到了修剪后的草地发出的芳香。忽然，他想起应该和奥斯马尔姆警察局的汉斯·维坎德尔联系一下，以了解他探访韦特斯泰特母亲的情况。他有好多事要做，没时间在斯梅斯托普牧师的屋门外的长凳上闲坐着。

那男子突然问道：“您来这儿是换地址登记证的吧？”

“我来这儿是为了问牧师几个问题。”说完了沃兰德就站起身要走。

那男子也斜起眼睛看了看沃兰德。他说：“我认识你

。你是托姆里勒人吧？”

沃兰德回答说：“不是。我老家是马尔默，但我在于斯塔德住了很多年。”

他正要告辞，忽然注意到那名男子敞着的工装衬衣下露出的白色圆领恤衫，恤衫上面有为赫尔辛堡到丹麦赫尔辛格的轮渡做的广告。沃兰德看到“赫尔辛堡”这几个字样心中马上为之一动，但转念一想觉得这可能是碰巧，接着他立刻又断定这决不会是碰巧。于是他又在长凳上坐下。那男子把烟头往草地上一扔，刚要起身，沃兰德说：“等等，我有件事想要问问你。”

男子听出沃兰德口气有变，警觉地看着他。

沃兰德说：“我是警察。我来这儿不是找牧师谈，而是要找你谈。你寄出的信为什么不署名？你在信上说你在赫尔辛堡让那个女孩子搭了顺路车。”

用这样的方式向人提问可以说是出其不意的一招。沃兰德心里知道，用这样方式向人提问是违反警务工作规定的。这就像在拳击比赛中击打对手腰带以下部位一样，是犯规动作。警察没有权力用撒谎来套取信息，

特别是在没有证据能说明被询问的人有做出犯法行为的可能的情况下。但是这一招还真灵，那男子一下子跳了起来，惊慌失措。沃兰德看得出来这男子心里一定在奇怪：这个警察怎么会知道那封信是我写的呢？

沃兰德说：“写匿名信不违法，顺路搭载也不违法。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写匿名信，你是什么时间、在哪儿让她搭的车，我想知道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她在乘车时说过什么话。”

那男子说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几年前在雾天开枪打了人的那个警察吧？那次事件的地点是在于斯塔德市外的射击场。”

沃兰德说：“不错，是我。我叫库尔特·沃兰德。”

那男子突然说：“那一天我让她上我的车的地点，是在进入由赫尔辛堡向南去的高速公路的进口斜坡道上。她就站在那斜坡道的边上等着搭顺路车。时间是晚上7点钟。那一天我开车去赫尔辛堡是想买双鞋的。我的侄子在那儿开了个鞋店。我到他那里去买鞋他愿意便宜卖给我。我一般不让人搭顺路车；可是那女孩子的样